

目 录

总述

《野草》：“难于直说”的爱情	(3)
----------------------	-----

第一辑 序幕——我不敢爱某一个人

《秋夜》：“我以为这火是真的”	(41)
-----------------------	------

第二辑 初恋阶段——深恐辱没了对手

《影的告别》：“彷徨于无地”	(59)
----------------------	------

《求乞者》：“无所为和沉默”	(71)
----------------------	------

《我的失恋》：“由她去罢”	(79)
---------------------	------

《复仇》：“也不拥抱，也不杀戮”	(88)
------------------------	------

《复仇(其二)》：“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	(97)
---------------------------------	------

第三辑 发展阶段——我可以爱

《希望》：“一掷我身中的迟暮”	(107)
-----------------------	-------

《雪》：“雨的精魂”	(119)
------------------	-------

《风筝》：“倒不如躲到肃杀的严冬中去罢”	(126)
----------------------------	-------

《好的故事》：“我真爱这一篇好的故事”	(136)
---------------------------	-------

《过客》：“我也还是(向前)走好罢” (146)

第四辑 热恋阶段——我是夜，则当然要有月亮的

《死火》：“并我都出冰谷口外” (167)

《狗的驳诘》：“我惭愧，还不知道……” (178)

《失掉的好地狱》：“发一声反狱的绝叫” (185)

《墓碣文》：“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195)

《颓败线的颤动》：“无词的言语也沉默尽绝，惟有颤动”

..... (204)

《立论》：“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 (215)

《死后》：“死掉之后也还会变化的” (223)

第五辑 深化阶段——我自爱我的野草

《这样的战士》：“但他举起了投枪” (241)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我给你打开一个窗洞来” (252)

《腊叶》：“这是病叶呵” (262)

《淡淡的雪痕中》：“天地在猛士眼中于是变色” (272)

《一觉》：“我爱这样的魂灵” (282)

《题辞》：“我自爱我的野草” (294)

后记 (309)

总 述

《野草》：“难于直说”的爱情

鲁迅的《野草》是一部神秘、神奇、瑰丽的散文诗集，自问世以来，可以说安然沉睡了大半个世纪。当人们试着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鲁迅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研究时，会惊奇地发现《野草》是多么地含蓄委婉，其意象的象征意义似乎是那么地不确定、模糊，以至今天依然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有不少地方的解读模糊不清。

《野草》写于1924年9月15日至1926年4月10日，由23篇散文诗组成，一年后，即1927年4月26日鲁迅写了《题辞》，同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鲁迅自己编辑的《乌合丛书》之一。

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从情感维度去破译《野草》的秘密，加拿大籍华人学者李天明于2000年出版的《难以直说的苦衷》，从社会历史批判、人生哲学思考和情感与道德责任的两难选择三个方面对《野草》作了深入的探讨与挖掘，对《秋夜》等十多篇散文诗作了情爱与道德责任的两难选择的分析；浙江大学的胡尹强教授于2004年出版的《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世纪之谜》，认为：“《野草》

是爱情散文诗集。”^① 笔者也有十多篇论文认为：“《野草》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记录着鲁许之恋的爱情历程，是一部爱情心灵史。”^②

其实，锡金早在 1986 年《长春师范学报》第三期上发表的《关于〈死火〉和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较早论及《野草》里的爱情题材，可惜未能引起重视；后来，又央在 1993 年《鲁迅研究月刊》第五期上发表的《〈野草〉：一个特殊序列》，分析了《好的故事》、《死火》、《过客》和《腊叶》四篇散文诗的爱情意蕴，依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近年来，从爱情的视角破译《野草》的秘密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并引起争鸣。田建民、贺静的《近年来〈野草〉的情感与比较研究》对情感道德维度研究《野草》的成果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与评价。

不管怎样评价，这些已给我们研究《野草》打开了一种新视角、一条新思路。情感维度的解读是在探讨“还原”鲁迅创作《野草》时的心情、意图与本意，是一种“原生形态的还原”。

一、《野草》：一部爱情散文诗集

现代管理学在发现、培养人才时，特别重视人的经历，认为人的经历制约着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左右人的行为、习惯，养成各自的性格，而性格决定着人的命运。

① 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6 页。

② 余放成：《〈野草〉里鲁迅的悲观爱情心理》，《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第 325 页。

“文学是人学”，作家无论是采用现实主义手法去冷静地审视社会和人生，客观地写实，还是运用浪漫主义手法或现代主义手法去虚构作品，都不会也不愿意脱离作家自己这个“人”，作家的思想、性格、经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在其作品里反映、流露出来。2005年10月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文学教育高峰论坛”上，著名诗人舒婷、作家彭荆风、叶文玲在讲述各自的作品——《致橡树》、《驿路梨花》、《我的长生果》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作品中的意象是自己熟悉经历的写照。离开了自己熟悉的人生经历和人生思考，作家是很难写出好作品的。巴金的《家》等优秀作品都是其青少年时期刻骨铭心的经历写照，而《砂丁》等写矿工生活的作品，虽然作者亲自去体验过生活，但不是熟悉的，就没有《家》等作品那样成功。

作家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人在我国这样一个以“家”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环境中，情感世界、婚姻家庭是人生的大事，因而作家的情感世界、婚恋经历是作家创作的原动力，情感世界枯竭了也就断绝了创作的源泉。在我国现代著名作家中，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曹禺、戴望舒、沈从文等作家的情感世界、婚恋经历都在他们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的鲁迅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情感和婚恋，而婚恋对人的影响是神秘的、力量是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在创作时不可能不涉及他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情感和婚恋。他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到处可见，《呐喊》、《彷徨》的优秀小说，有大量我们熟悉的鲁迅经历的折射，如1910年7月，鲁迅应蔡元培之邀，回家乡当绍兴府中学堂的监学（即教务主任），暑假期

间，鲁迅到农村去看过两次社戏，一次同母亲到舅舅家所在的小皋埠看绍兴戏，另一次和母亲一起到昌安门外的松林去看目连戏，同时，安桥头和小皋埠的儿时朋友，如六一、梅香、阿子、七斤、阿发、桂生等也常常来看望鲁迅，看到他们的生活和变化，鲁迅创作了《社戏》。同时期，曹娥江畔的“扑猿英雄”章运水不时到城里来帮周老太太干活，三十多岁的年纪却让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今不如昔，看到儿时的朋友变得如此模样，鲁迅更进一步了解到农民的苦难，创作了《故乡》。那么鲁迅的情感、婚恋经历呢？难道就没有在作品里有所表现吗？

鲁迅论创作时说过：“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创作总根于爱。”^①虽然这里的“爱”是一种大爱，但也包含着爱情。纵观鲁迅的创作，其情感世界、婚恋经历在《伤逝》、《孤独者》、《奔月》等小说中有，在《自题小像》等诗里也有，尤其是《野草》，可以说就是一部爱情散文诗集。

解读、评价作家与作品，作家的经历是基础，而作家的自述、看法、反应等是对自身经历的提炼，直接体现了作家的思想、观点，因而也是评价最重要的依据。于是，对《野草》的解读，人们习惯用鲁迅自己的话作为依据，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

① 鲁迅：《鲁迅小说杂文散文全集》（中），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856页。

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①。其中，只有《腊叶》的情感解读没有争议，也是《野草》情感解读中唯一一篇没有争议的。其余的7篇多被看作社会批评与文化批评，且有争论。

我们先来看看鲁迅的婚恋经历：1901年2月，在母亲的安排下，鲁迅和朱安正式订婚，朱安是鲁迅叔祖玉田即兰爷爷的夫人兰奶奶的侄孙女，因为兰奶奶和鲁迅的母亲很要好。在中国社会里，老人之间的情谊，常常想用儿女亲事来延续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大家习以为常。朱安家托媒人到鲁迅家提亲，鲁迅的母亲答应了。鲁迅此时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潮，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表示反对。1902年3月东渡日本留学后，在“母命难违”、朱安家又不同意鲁迅提出的朱安另嫁人的要求的情况下，鲁迅作出让步，写信给母亲要求朱安：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读书。母亲答应后鲁迅才违心答应了婚事。1906年6月，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此时他已决定“弃医从文”，要以文艺的方式投身革命运动，“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②。正当鲁迅准备施展宏图时，收到母亲病危的信，鲁迅是孝子，许广平回忆说：“他很孝顺他母亲，如果他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愤的环境里，他可能自杀。”^① 这时鲁迅已离家四年，盼望见到母亲，于是立刻赶回，可当他走进新台门，被眼前的景象给惊呆了：家门张灯结彩，大红喜字当中挂。他明白了母亲召他回国的真实目的：与朱安结婚。同行的朋友问鲁迅：“有什么喜事？”鲁迅回答说：“母亲娶儿媳妇。”当时的故乡人传说鲁迅在日本谈恋爱，又把鲁迅到日本求学看作是“异类”，纷纷猜测“吃洋教”的鲁迅这次回来会抗婚闹事，即使结婚也不会按老规矩办事的，于是都来看热闹，鲁迅怕伤了母亲的心，默默地答应婚事，默默地按老规矩办完婚事，使看热闹的故乡人快快而去。结婚本来是人生最高兴的大事，但鲁迅一丝高兴也没有，并且感到很孤独，母亲和人们“茎不察”他不满这桩婚事。于是。洞房花烛夜鲁迅在母亲房里搭铺而眠，在家里只呆了四天就告别母亲、告别故乡、告别新婚的妻子朱安，重返东京。鲁迅把这段经历写在《孤独者》中，把喜事写成丧事表明鲁迅对这段婚姻的极度不满，鲁迅说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②。

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始于1924年，他们相识在女子师范大学，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兼职到女子师范大学代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略》，许广平是鲁迅的学生，坐第一排听课，“边听讲边把这位满身补丁，不，漫天星斗，一团

①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60页。

漆黑，长发直竖的先生速写起来”^①。“速写”即画像，许广平从一开始就对鲁迅产生好感，随着交往的频繁而产生爱意，并大胆追求鲁迅，于是两人开始通信，从“小鬼”、“害马”的呢称中可看出两人感情已超出正常的师生关系，两人恋爱了，但鲁迅对和许广平的恋情是矛盾的，充满自卑感的，一方面爱情之火被点燃，另一方面又顾虑重重。

再者，为了便于读者清楚地认识鲁迅对《野草》的自我评价，这里，将鲁迅自己解释《野草》的话摘录如下：

这二十多篇小品，如每篇末尾所注，是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在北平所作，陆续发表于期刊《语丝》上的。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

现在举几个例罢。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作。《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段祺瑞政府枪击徒手民众后，作《淡淡的血痕中》，其时我已避居别处；奉天派和直隶派军阀战争的时候，作《一觉》，此后我就不能住在北平了。

所以，这也可以说，大半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当然不会美丽。但这地狱也必须失掉。这是由几个有雄辩和辣手，而那时还未得志的英雄们的脸色和语气所告诉我的。我于是作《失掉的好地狱》。

^①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我想，这也许倒是好的罢。^①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②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之后写出来的。^③

鲁迅在这几段话里主要从创作的原因、心情、艺术等方面作了自述，和《呐喊·自序》、《朝花夕拾·小引》、《故事新编·序言》等相比，和解释《狂人日记》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等相比，和解释《阿Q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6～357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6页。

③ 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2页。

正传》的《〈阿 Q 正传〉的成因》、《答〈戏〉周刊编者信》、《俄文译本〈阿 Q 正传〉序及著者自序传略》等相比，鲁迅解释《野草》的话显得简单，更主要的是解释《野草》除了认为“技术并不算坏”很明了之外，大都说得含蓄委婉，似乎在闪烁其词。

结合鲁迅的自述，依据鲁迅的生活经历，破译《野草》的主题意蕴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对“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的理解是破译《野草》的起点，也是关键。

“随时的小感想”是什么？为什么“随时的小感想”还“难于直说”？是什么“难于直说”？为什么“难于直说”？鲁迅通常把小感想当作杂文来写，作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而把“难于直说”的“随时的小感想”当作散文诗来写，难道只是文体的简单变换吗？

鲁迅的一生是充满战斗的一生，1898 年，面对“风雨如磐暗故园”的故乡，鲁迅毅然“到 N 进 K 学堂”，到南京求学；1902 年又东渡日本求学，立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报国志向；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1918 年，应邀完成的《狂人日记》，成为我国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作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同时又与封建复古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五四退潮期，面对新文化阵营的瓦解，依然坚持下来，显示出一种坚挺、忍性的精神；后来，在“女师大学潮”中支持学生运动，与新月社、现代评论派作论争，与章士钊打官司；1926 年南下厦门；1927 年到广州，再定居上海……实现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愿。鲁迅一生中怕过谁，有什么“难于直说”的呢？

再来看看鲁迅的情感世界，1906年，正当鲁迅“弃医从文”准备施展宏图时，被母亲以病危的方式骗回，无奈中与朱安结婚，从此过上没有爱情的婚姻家庭生活，鲁迅和“供养”的“礼物”过着“冰山”、“地狱”般的生活，一过就是十八年。

1924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兼职到女师大上课，讲授《中国小说史略》，与小17岁的许广平相识，在许广平大胆、果断的追求攻势下，鲁许终于由相识到相恋，虽说是迟来的爱，但鲁迅压抑已久的爱欲被燃烧起来了。然而，鲁许之恋毕竟是忘年恋、师生恋、婚外恋，存在巨大的差异，鲁迅担心这种恋情不可能有好结果；又担心遭到对手的攻击，鲁迅自己就曾攻击过女师大学潮时期的校长杨荫榆，攻击了一个女教徒的婚姻状况；随着爱情的发展，爱情的方式如何安排，公开或秘密等都成为鲁迅心头的种种纠结和矛盾，巨大的差异和担心造成鲁迅处于尴尬而痛苦的两难选择之中：爱情与家庭、情感与道德、想爱与怕爱，以至两人在公开与不公开之中产生矛盾，最终选择秘密同居，事实上正是如此。鲁迅在谈到怕爱时曾说过：“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觉得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①又说：“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②不敢爱，怕辱没了对手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6页。

② 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0页。

的心理在《野草》里多次出现。从秘密恋爱到秘密同居的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两难选择，同时，鲁迅一生都处在斗争之中，担心对手把此事当作靶子射击，事实上，包括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学生高长虹等在内的各种人，都对鲁迅之恋攻击过。

所以，我们可以得知：鲁迅对封建主义思想作了彻底的反叛，对“国民的弱点”、阻碍新文学发展的人和流派都作过猛烈的抨击，他敢说，不怕。但对自己的情感世界，因为两难选择和担心对手的人身攻击，他不敢说，怕说，也不想说，于是与许广平秘密恋爱、秘密同居。这就是鲁迅的“难于直说”，鲁迅之恋随着时间的推移、情爱的加深，不时会发生新情况，不断产生“随时的小感想”，《野草》也就写得含蓄委婉。

第二，鲁迅对《我的失恋》、《复仇》、《希望》、《这样的战士》、《腊叶》、《淡淡的血痕中》、《一觉》和《失掉的好地狱》8篇散文诗的创作意图作了说明，这是造成读者和评论者的理解和评论不同的基本原因。

这些自述中，只有《腊叶》的说法与爱情有关：“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的。”《腊叶》也就几乎没什么争论。其余的自述，如“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第一篇，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等，都与爱情无关，似乎是在作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如果果真是如此的“随时的小感想”的话，鲁迅举例的说法与前文的“难于直说”岂不自相矛盾？况且这些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根本不存在“难

于直说”的原因，因为前后期的杂文中，鲁迅作了大量的批评，而且多犀利、深刻，尽管有影射等方式，整体上是“直说”的。《野草》里的《狗的驳诘》、《立论》、《这样的战士》、《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散文诗，尽管很像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似的杂文，但如果真当作杂文去理解，那么这几篇散文诗也太平庸了，鲁迅为何又要这几篇拉入到《野草》系列，难道只是文体的简单变换吗？就没有“所指”吗？

上文说到，鲁迅曾解释过《野草》中8篇的创作原因，我们在散文诗的文本里，的确可以解读出来，如《希望》里就有“我大概老了”之说，追忆过去后说“陆续地耗尽了青春”，对“身外的青春”作了系列意象的描写后，发出“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的责问，印证了“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之说。其余几篇也都如此。但这样解读下来，《野草》就不难了，也不神秘了，《野草》也就不是《野草》了。因为鲁迅非常重视和喜爱《野草》，以严格的编序号的独特方式，集中发表于《语丝》周刊，从《秋夜》编为“一”号发表于《语丝》第三期开始，《影的告别》、《求乞者》、《我的失恋》三篇分别编为“二”、“三”、“四”号发表于第四期，如此类推，最后一篇编号“二十三”，鲁迅是在提醒读者《野草》记录着“难于直说”的事，记录的是这一件事的过程，不可随意调换顺序。的确如此，如果把《秋夜》、《希望》和最后一篇的《一觉》对换，理解起来就难，不易读懂。

《野草》诸篇集中发表于《语丝》周刊的情况如下：《秋夜》发表于1924年12月1日的第三期，《影的告别》、《求

乞者》、《我的失恋》三篇发表于1924年12月8日的第四期，《复仇》、《复仇（其二）》发表于1924年12月29日的第七期，《希望》发表于1925年1月19日的第十期，《雪》发表于1925年1月26日的第十一期，《风筝》发表于1925年2月2日的第十二期，《好的故事》发表于1925年2月9日的第十三期，《过客》发表于1925年3月9日的第十七期，《死火》、《狗的驳诘》发表于1925年5月4日的第二十五期，《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发表于1925年6月22日的第三十三期，《颓败线的颤动》、《立论》发表于1925年7月13日的第三十五期，《死后》发表于1925年7月20日的第三十六期，《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腊叶》发表于1926年1月4日的第六十期，《淡淡的血痕》、《一觉》发表于1926年4月19日的第七十五期。

再者，鲁迅同时又说：“后来，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鲁迅在《野草》同期和之后的杂文中依然创作了大量的批评，并不是“我不再作这样的东西了”，而且，“日在变化的时代，已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也告诉我们，《野草》的主题意蕴绝不只是简单的社会、文化批评，而是“难于直说”的内心的情感世界，鲁迅定居上海后，与许广平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不再是当初的初恋、热恋的恋爱过程，“日在变化的时代”就是定居上海的时代，当然“不许这样的文章，甚而至于这样的感想存在”可作回忆，或写“新生活”。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因为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作《我的失恋》，因为憎恶社会上旁观者之多，作《复仇》